



類函 三五



卷七十
十設官
七十一
十一設官
七十二
上設

伽³
427
35





門 4 3
獅
卷

新金圖書

此冊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由諸田一人以資贈
所購以贈

新金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七十

設官部十

增經筵總載侍讀侍講

經筵總載一

增潛確類書曰經筵歷代無專官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肅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唐太宗命孔穎達講五經正義元宗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院選者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侍讀學士侍講直學士褚無量馬懷素為侍講每入闕門則令乘肩輿以進親自迎送以申師資之禮宋太祖召趙孚後殿講周易又詔王昭

素便殿講易乾卦太宗幸國子監孫奭講尚書真宗召
崔順正講尚書於景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仁宗御
崇政殿召翰林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景祐元年以賈
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以二
人入侍講英宗時御邇英閣召講經史神宗時司馬光
進講資治通鑑舊講讀官每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仁
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御案遂為故事 續文獻通
考曰馬祖常云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
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
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召韋處厚

路隨為侍讀命講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常充是選此即
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 紀聞曰元制宣文閣于大
明殿之西北萬幾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為經
筵官日侍講讀 瑣綴錄云明天順八年始開經筵歲
以二八月中旬始四十月下旬止

經筵總載二

增前漢紀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
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 漢桓榮傳曰榮光武
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經義
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愈見敬厚常令止宿積

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晚出日入榮嘗病朝
夕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 類要曰肅宗詔丁鴻與廣
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
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歎美時人歎
曰天下無雙丁孝公 晉書曰庾亮大興初侍講東宮
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
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甚納焉
東齋紀事曰宋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
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令講
論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賜宴

其後專御邇英也 呂申公家傳曰申公侍講筵時仁
宗春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陳其略至於治
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開陳之 職
官分紀曰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諫官余靖疏曰天子
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全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
簡而不煩爲得其術 職略曰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
庶政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
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 呂公著
家傳曰英宗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上知公
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 言行錄曰程伊川在經

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心又云哲宗幼冲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一日講讀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文潞公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講說相與歎曰真侍講也 劉摯行實曰元祐初摯上疏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爲侍講陛下春秋鼎盛願選忠厚孝弟純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 談訓曰蘇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爲

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向有所向則偏偏則爲患大矣 李廌師友談記曰范祖禹詰朝當侍講先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時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 系年錄曰淳熙七年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雙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寮班對日盱方罷隻日又御講筵依故事讀數百言恐勞醒躬上曰朕樂聞謨訓雖隻日休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漏下十刻方罷 元史列傳曰黃潛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 又曰

亦憐真班以御史大夫知經筵事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通紀曰明陳遇太祖拔金陵侍御史秦元之薦遇輔佐才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講幄贊機務三幸其第命之官輒辭吾學編曰方孝孺建文初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帝好讀書每有疑義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宸前批答陸鈇傳曰鈇天順間孝宗在東宮侍講讀進止閑雅最為得體及即位進太常卿翰林侍

讀充經筵講官鈇沈靜好學解悟過人而矜嚴自持人少當其意者通紀曰張元禎弘治中陞翰林學士侍日講孝宗知元禎名聽講喜之又曰程敏政成化進士弘治初在經筵孝宗賜織金緋衣金帶紗帽靴顧曰先生辛苦敏政對曰此職分當為頓首而退

經筵總載二

壇講經論藝上詳侍講二史贊曰宣帝纂修洪業
守義明經後漢張輔傳曰顯宗永平四
夏侯勝等以儒術進數講于御前講問唐職林曰馬懷素元宗時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番入
宮中每宴見帝自迎送待以師臣禮儒林傳云元宗

設官詳
經筵總載

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 屢諫正 常謙

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之 又楊秉入侍講

虛本傳曰肅宗嘗言張酺入侍講幄屢有諫正問閭

侍講常存謙虛 勸講禁中 侍經內殿 注詳經士

詞云路隨祇事穆宗侍經內殿敷堯舜之 不殺羊羔

大典暢周孔之遺風雅言玉音奧義冰釋 問避螻蟻

陰日見一羊自躡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 食殺其羔貞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

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 不可勝用也 又曰程伊川願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

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願 曰願陛下推此心以 言簡理明 色溫氣和 李廌師

及四海天下幸甚 蘇軾嘗謂廌曰范淳夫講論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 簡而當無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 得講師三昧也 程氏遺書曰昨在經筵曾說與溫 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問何故願曰自度

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 分賜唐詩 各 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遂除侍講 進漢事 山堂肆考曰元祐元年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 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

下評侍 三德大本 四字首要 司馬康傳曰哲宗初 講 而門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書曰陛下能審 而門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書曰陛下能審

足以下盡朝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 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須在積累 論經筵三事 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四字願留聖心

著聖覽十卷 言行錄曰伊川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 官人皆選用老成重厚三請令講官坐 事略曰丁度 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

曰不若以古之治亂者為著龜也仁宗出敬器以示之 通英聖覽十卷編年總錄八卷 講大學衍義 上 慶曆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設官部 崇監頁白卷二十 經筵總裁

春秋直指 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三年太祖問帝王宜
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帝坐西廡賜大臣坐命濂
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
神仙好邊功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
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又曰金
史東宮凡經義皆內閣閣閣正呈帝覽已進講幼致閱春
秋直指三卷

經筵總裁四

增 白虎觀 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經書肅宗好古
光華殿 山堂肆考曰東漢劉寬靈帝初拜
儀 翰苑新書曰後漢張肅宗即位為東都太守元和
二年東巡狩幸東都引肅及門生並郡縣掾吏並會
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肅講尚書一篇 賜章服
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厚莫不沾洽

新書曰慶曆七年上御瀛閣講孝經 侍講十年
賜曾公亮三品章服曰此賜異於他日
曾公亮自集賢校理至 在經筵二十七年
翰林學士侍講十餘年 在經筵二十七年
又事文類聚云至和元年賜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
暑毋入謁時安國言衰敗不任 開延英之席
侍經席願乞骸骨故賜及之
年論司馬光曰今 朝班居下 鼎臣蘇頌劉敞等議不
將開延英之席 露門勸講 賈昌朝 當世之冠
常坐講疏朝延班制 露門勸講 拜相制 當世之冠
以侍講在侍讀下 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 展適英閣 伊川文
宗時程頤侍講奏爾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
涼處講讀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適
閣 英 直臣宜令生還 筵日常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光
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
發于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

經筵總裁

出知蔡州

四朝國史云錢象先字資元自講筵出知蔡州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蔡

州帝稱論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篇於是同列罷進者決日

崇政殿說書

紀纂淵海

曰宋景祐元年置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讀慶曆二年復為崇政殿說書蓋秋甲資淺則為說書不兼侍讀元祐

間范純仁司馬光皆以著

燕祕書省

系年錄云紹興二十二年燕于

祕書省以講尚書

西清帷幄

東坡謝表云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聽長樂

之鼓鐘恍

西學侍臣

東坡謝表云西學上賢玷侍臣之高選

小經筵

如夢寐

瑣綴錄云明日講宮凡四員日輪二員進講講畢宴于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亦謂之小講

范金為鶴

費文憲摘稿云明講殿中范金為二鶴立于左右鶴頭各插香二炷

經筵總載五

曾詩宋蘇軾侍立邇英述懷詩曰上尊初破早朝寒茗

椀仍沾講舌乾陟楯諸公空雨立故應慙悔不儒冠

又邇英講論語謝賜書詩曰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

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黃庭

堅和東坡入侍詩曰隆儒殿閣對橫經咫尺清都雨露

零見說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呂希哲大雪

侍講筵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敕

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明方孝孺書事詩曰

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

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

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陸深經

筵紀事詩曰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
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編排御覽効精誠白
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橫經几子赭羅袞小對團龍簇繡雲臺向御前安穩定
黃金鎮尺兩邊分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
衣步入殿門同罄折講官端拱靠南扉 金鶴飄香瑞
靄濃寶爐籠火擁盤龍未曾暫免經傳旨不怕嚴寒報
仲冬 隔宿薰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
功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 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帷
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鶴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聲分

噦噦襦影辨瞳瞳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
綠鶴翦錫袍紅晉晝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紛玉藻
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
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元閣
謝雕蟲瑩德同金礪温規借玉攻宸瞻休氣近鐘叩德
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儼在躬涓埃何補助海岳自深
崇敢詫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增奏狀宋朱晦庵初辭免侍講奏狀曰國家設官分職
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
而况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

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
於經幄則又仰闕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
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
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 再辭免奏
狀曰臣猥以凡品遭直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况使
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
豈不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
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

增賦元汪克寬宣文閣賦曰於是聖皇駕玉輅張龍旂
展乎國容揮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驛道夫前馳鳴

和鸞之鏗鏘服袞龍之陸離御斯閣以問道闡經幄之
弘規帝幕高懸天顏孔怡列儒紳而進讀對黼袞之嚴
威舒綉帙之蟬蠹擴六籍之精微詠仁咀義聆天語於
羲昊言溫氣和陳古道於臯夔殫詞臣之忠蓋恢聖學
之緝熙內府頒奇珍於翠釜上方瀉甘醴於玉卮和氣
春融起天庭之黃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

侍讀一

增唐書曰開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中隱居讀書貞守
苦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履中
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 又

曰徐岱字處仁少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宮謹守過人
天中記曰順宗爲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即位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舊唐書曰
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講因著太子及諸王公十訓
穆宗立遷工部侍郎寵青宮之舊也 王起傳曰起累
遷中書舍人俄加侍讀文宗尚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
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 孔帖曰高元裕
自侍讀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
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宋編年備要曰太宗用著作佐
郎呂文仲爲侍讀常出經史命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

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之文仲以
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實錄曰呂溱以侍讀學士
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爲卿設
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爲例 國史曰仁宗
詔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洽上見
其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
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
者治國之本也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言行錄曰司馬光遷侍讀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六
國從事光曰秦儀爲從衡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

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天中記曰：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呂公著家傳曰：公著為邇英侍讀，講論語畢，上奏曰：「將來講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言，人君為治之要，臣輒於二書及孝經中節其要語，共一百段，進呈，以便聖覽，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南豐擬制曰：「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于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尚之。」言行錄曰：蘇頌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館學士采錄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日進唐故事二條，頌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已意，反覆言之。會要曰：隆興元年十一月，命侍讀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今古問以經書。言行錄曰：史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兼侍讀，嘗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為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謂乎？」東都事略曰：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范祖禹帝學以資乙覽。誠齋集曰：陳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氏，極言本朝家法

外戚不使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侍讀二

增 考儒 端士 上詳總載一四朝國史曰趙彥若元

蔡下皆少年宜用老成 端士乃以彥若兼侍讀 緝經籍 廣規諷 唐百官志

承旨以讀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籍遺逸賢才隱滯則

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 訪以理體處厚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備顧問

裨聰明 仁宗實錄曰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言行錄曰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黃門侍郎始至上言

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

刑去奢 粹擷經史 分講詩書 唐書曰鄭絳文宗時

無逸 粹擷經史 分講詩書 唐書曰鄭絳文宗時

擷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舉諸條補 邴謝無功

問之隨即酬析無留 邴敬宗即位拜侍讀學士邴謝無功

放辭不仕 崔郾傳曰邴敬宗即位拜侍讀學士邴謝無功

足副厚恩 帝慙曰朕少間當請益 天中記曰薛放充

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即位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

不克荷先大位輔弼之任自賢能帝嘉其誠名對思政

足猥塵大位 輔弼之任自賢能帝嘉其誠名對思政

殿賜以金 反覆開導 委曲接引 蘇軾為侍讀

軾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上雖恭默不言然聞

實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接引

開廣上心因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召赴闕

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等十 五人叔似名用餘皆以次收擢

侍講一

增 舊唐書曰蕭德言博涉經史晚年尤篤志於學每欲

設官部 尉監領約卷七十 侍講

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官仍兼侍講 王起本傳曰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又曰文宗召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學士柳公權為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入便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 孔帖曰鄭覃為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為天子言之 事文類聚曰李穉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敷陳經義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

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山堂肆考曰宋元祐間蘇頌為侍講請如慶曆故事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實二事頌於逐事之後略言得失大旨以寓規諫

侍講二

進陳法言

諱言淫事

本傳韋處厚為侍講學士以穆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隨

合六經撥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冀勸省覽帝稱善 歸田錄曰仁宗退朝命侍臣講讀于灑閣賈昌朝時為侍講講左氏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耶

反覆開陳

周悉講論

上詳總載二仁宗實錄余靖疏曰天子之學簡而不煩上

設官部

制監貢內卷下

侍講

百

曰請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臣宜觀孟子專講春秋
 講論有該教化者周悉講論
 山堂肆考曰司馬康為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為書最
 醇正言王道尤明春秋所宜觀覽也
 初除兼侍講專講春秋時官四人援例
 各專一經止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
 師民上書
 復命講讀經史長編又李文簡講道中兼侍講以經
 筵少開明錄趙師民勸講箴以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
 主讀書近儒之說又曰范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
 兼侍講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
 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薄之徒無自而入豈務
 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
 陳其孫奭拱立安不請坐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
 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直學士孫奭馬元講論語
 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
 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
 改聽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為道之所在禮亦加重

請復坐講 臺丞特召 宮觀兼充
 之儀不行 臺丞特召 宮觀兼充
 承賈昌朝侍講通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仁宗中
 昌朝善於講說特召之紹興中萬俟卨承高羅諫議
 並兼侍講又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
 見長而稱侍講又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
 胡銓提舉祐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進呈虞允文奏
 曰胡銓蚤歲一節甚高謂當錄其氣節不宜冷遽去朝
 廷上曰銓蚤歲一節甚高謂當錄其氣節不宜冷遽去朝
 京宮觀留特經筵故有是命

淵鑑類函卷七十

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
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
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
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
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
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
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
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
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
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

所屬

石林葉氏曰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

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依不可南向故以
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賢相直因
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
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
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又曰唐翰林院本
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
能之一耳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
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洎為學士始
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
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
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迄不可改然院名至今
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者
也
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自是舍人畫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
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五員宋

設官部

淵鏡類編卷七十一

翰林總載

二

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
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
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
具本稟奏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
旨則給筆劄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內侍
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
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
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化二
年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
權判吏部流內銓故事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曉

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纖
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常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
自國朝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
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
日鎖院隻日降麻也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宮內宿
稍復祖宗故事石林葉氏曰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
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本堂居蘇易簡
皆謂凌玉清邇紫霄堂於登瀛州其亦曰登玉堂馬
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宗時蘇易
簡為學士上常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
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扁鑄置
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故為翰林盛事紹興間
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募就杭州刺榜焉之以避英廟
諱去下二字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大林牙院掌
設言明

文翰之事其官曰北面都林牙曰北面林牙承旨曰北面林牙曰左林牙曰右林牙而又有文班未詳所掌其官曰文班太保曰文班林牙曰文班牙署曰文班吏南面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其官曰翰林都林牙曰南面林牙曰翰林學士承旨曰翰林學士曰翰林祭酒曰知制誥翰林書院有翰林書待詔翰林醫院有翰林醫官金翰林學士院八德三年命翰林學士院自侍讀女直契丹各七員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內帶知制誥翰林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翰林直學士翰林待制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內

帶知制誥翰林修撰掌與待制同應奉翰林文字

章宗太和

六年二月旬司奏應奉翰林文字溫迪罕天興與其兄直學士思齊同撰制誥文字合無迴避詔不須迴避仍著為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世祖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二十年省並集賢院為翰林國史集賢院二十一年增學士二員二十二年復分立集賢院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二員侍講學士二員直學士二員屬官待制五員修撰三員應奉翰林文字五員編修官本為樞密院官元始為翰林之屬十員檢閱本宋樞密院檢詳之職置四員典籍二員經歷初為典簿已改司直又改經歷

所領監一藝文監文宗天曆二年置順帝至元六年改
 為崇文監令翰林國史院領之所屬三時以宋本為大
 監歐陽元為少蒙古翰林院至正八年始立新字國學於國史院十
 二年別立翰林院設官品秩並同國史院掌譯寫一切
 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明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洪武二年定學士承旨直
 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十八年命吏部定正翰林院官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
 士孔目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史官修
 撰編修檢討俱屬本院簡用取睨裁學士掌詞翰文章

誥敕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講讀職專講讀經史
 五經博士專講經義以佐學士講讀典籍勾輯圖書以
 時什襲而藏之侍書以字書侍上待詔應對孔目典文
 移出入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
 大政上所下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
 實錄凡學士講讀史官為上所簡注皆得入內閣預機
 務京府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英宗天
 學士李賢建議請專選進士充翰林院官遂為制先是
 景泰間陳循輩私其所舉以雜流冒銓一時翰苑多委
 靡昏鈍浮薄之流吏部不敢別調至是有旨重修大明
 一統志制曰惟擇進士出身者為之於是諸輩多乞改
 職李賢因言於上命吏部別除之翰林為之一清且請
 著為制從之自後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為孤卿非
 設官部崇監頁內卷七十一
 翰林總載

翰林院總載二
翰林出身不得
入內閣居宥密

翰林院總載二

增李白傳曰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
文而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
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翰林志曰學士初入院
賜馬一疋謂之長借馬登翰林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
初選者召令赴銀臺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
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紀纂淵海曰唐制駕在
大內則明福門內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
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上 玉泉子記曰路延年少

自監察入翰林崔鉉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
續翰林志曰宋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
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鶴鶴
悉圖廊廡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 合璧
事類曰李昉赴玉堂賜宴詩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
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十月朔改賜
新樣錦袍特定草麻利物改賜內庫法酒月俸並給見
錢特給親事官隨從敕設供帳之盛凡此七事並特出
異恩 續志曰玉堂後廡建二閣悉畫煙嵐曉景 金
坡遺事曰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之

署四字今付宰臣李昉以下喚來於中書堂面宣賜
續會要曰政和五年御書摘文堂賜學士院 又曰院
中有雙鵲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或鳴噪必有大詔及
宣召之事 紀纂淵海曰學士院窓格上有火燃處太
宗嘗幸玉堂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引燭
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又曰學士
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 又曰故事堂
中設視草堂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又曰學士
院第三廳學士閣堂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
閣者多至入相 又曰翰林院在禁中玉堂承明金鑾

殿皆在其間 宋元詩會小傳曰金邊元鼎十歲能詩
天德三年第進士以事停銓世宗即位張浩表薦供奉
翰林 又曰王庭筠字子端父遵古正隆五年進士仕
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
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州縣用薦得供奉翰林
元史列傳曰元天曆二年瞻思入爲應奉翰林文宗召
對奎章閣 黃文獻集曰揭傒斯延祐元年以布衣入
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天曆二年文宗聚勳戚大臣子
孫於奎章閣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無以易公
乃擢公授經 續文獻通考曰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

職官以文學承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
職清而地禁 殿閣詞林記曰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
城內學士而下晚朝即宿其中扁之曰詞林 續文獻
通考曰永樂入正大統注意文學肇建內閣於東角門
內召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纂修預議機
務七人始以翰林史職陞講讀等官洪熙正位東宮又
陞春坊等官 殿閣詞林記曰宣德七年賜御製翰林
院箴揭於院之後堂朱髹榜字用金塗之 翰林記曰
宣宗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傳命周覽都畿

山川形勢既畢上曰茲山茲宇元順帝所日遊宴者也
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殷之跡周之監也 實錄曰正
統七年詔建翰林院於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四夷館
隸焉東岸則為詹事府 又曰嘉靖五年十月上製敬一箴
及注范浚心箴程顥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
等請勅工部於翰林院築亭立石以垂永久從之 筆
塵曰七年二月敬一亭成亭樹於公署後堂之南左則
劉文安井井之外為蓮池右則柯竹巖亭亭之前為土
山 又曰南昌張直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
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得旨允

行震澤長語曰翰林院為齋宿委積之所東閣學士朝退會損之地史館為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瑣錄曰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內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學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又曰文淵閣乃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朝廷宣召諸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燕都遊覽志曰寶善亭三楹在翰林院東偏軒窓虛豁旁臨玉河環映喬木學士大夫靜觀之所也燕山叢錄曰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並板檻若短牆然微風一動則岔起出入

者厭之嘉靖中掌院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為形勢宜爾湧幢小品曰楊守隨掌院之後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曝於庭患柳陰翳之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西神脞說曰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祀則昌黎伯韓子也

翰林院總載三

增麻綸 菱紙 翰林志曰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海錄碎事曰李德裕浸紅點視草用麻後天子召集賢書詔皆用菱汁搗紙

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又曰宋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官銜為一條冰

紫花墩

銀餅餡

紫花墩設紫花墩命坐後珪作英宗

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上在太液池宣賜銀餅餡食之

其美銀餅餡皆乳

大壯故金馬之廬

廬下詳總載二

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鴨錦袍下丞相一等

又凡初遷者本院賜宴幕使宿設帳帷尚食使供

珍饌酒坊供美酒是為救設宴賜衣內殿給

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綠履白布手巾之類

署 **金兀術宮** 春明夢餘錄明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

鴻臚署也瀛洲道古錄曰元時翰林院以金兀術第

是為歐陽楚公詩翰林老屋勢深雄猶是金兀術宮

文事訪於陶竇

朝典定於扈蒙

會要太祖平海內修舉舊典有

文章大事多訪於陶竇 事略扈蒙太宗即位復入翰林加承旨自張昭竇儀卒朝廷典故皆裁於扈蒙

翰林院總載四

撰著文命 翰苑新書曰翰林所著撰拜免王公將相

事曰敕曰御札五日以上曰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公

表曰批答獎勳勞曰獎諭賜外國書曰蕃書醮曰青詞

密詞釋曰齊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

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

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 瞻接樓殿 事北院之制尤

拜以雙日鎖院雙日降麻 瞻接樓殿 事北院之制尤

為切近方接寢殿右瞻形樓晨 司掌綸命 翰林志曰

趨瑣闥夕宿嚴綺密之至也 詔賜金印 翰林志晉開運中賜

劉昫奏制唯翰墨之 命 翰林志晉開運中賜

司專掌絲綸之命 命 翰林志晉開運中賜

聚廳分草 命填委曰或郊禋行慶制 進詩屬和 曰太

宗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勳

舊名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翼

設官部 翰林總載

翰林總載

翰林總載

翰林總載

翰林總載

日凡所進詩悉廻進草灑水燕談云密旨多夜降出
御毫屬和以賜焉進草草麻五更三點進錢唯演草
壽春王制進草乞御刊削然後寫麻從之其煥辟班
後冊皇太子亦進草親王宰相等則不進
解醒語云元初序朝親王宰相等則不進
為掌天班玉堂清署為煥辟班
官以本院為近侍衙門故公署
雖在外而僚屬相聚恒在館閣
丑北京大而僚屬相聚恒在館閣
有一部至百部各取一部送北京時修撰陳循如數取
進得一部至百部各取一部送北京時修撰陳循如數取
千艘載以赴京內府供職
膳有常制承命內館第三廳
教書者則兩給之內嚴乃史官驥也又曰槐
偏史官所居是也柯學士柏
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遊翰林見有亭一區
歎曰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謗真登瀛洲
章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亭下鑿池時蓮少瀛洲亭
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脩然若真登瀛者

燕都遊覽志曰瀛洲亭在翰林院內堂之右故有隙地
十區萬曆秋斲為方池構亭中央額曰瀛洲池逼近玉
河堤先是常引河水一勺
入池後遂堙塞無敢請者

翰林院總載五

詩唐白樂天寄錢翰林詩曰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
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開裝
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筵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
銀中貴帶昂黛內人妝賜襪東城下頒脯曲水傍樽疊
分醒酒妓樂借仙侶 李紳憶夜直金鑿殿詩曰月當
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閣連
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檄深恩促換題明日

設官部

尚書省

翰林總載

三

獨歸花路過可憐人世隔雲泥 姚合和高諫議入翰
苑詩曰蕪秩思歸第一流時尋仙路向瀛洲鐘聲迢遞
銀河在林色蔥龍玉露秋紫殿講筵鄰御座青宮賓榻
入龍樓從來共結歸山侶今日多應獨自休 朱慶餘
上翰林蔣防舍人詩曰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絕外
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召宴無時不及身 温庭筠上
翰林蕭舍人詩曰人間鸚鵡杳難從獨限金扉直九重
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
紅燭香殘誥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
鄭獬上翰林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

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纔燒一寸花 宋蘇軾玉堂
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詩曰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
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劉
筠直夜詩曰風來太液聞鳴鶴露卷明河見飲牛萬國
表章頻奏瑞手批天語思如流 洪咨夔宣鎖詩曰禁
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
池月浸紫薇花 元袁桷擬宮詞述翰林故事詩曰禁
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
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相草麻龍箋香透擁金花
儀鸞敕設庭前候賜酪方終更進茶 制草塗鴉未敢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七十一

翰林總載

刪內瑞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
山 春帖分裁閣分多宮蛾爭餽纈綃羅青絲菜餅銀
盤送幡勝新題墨旋磨 清馥香温酒玉脂祝文新撰
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朶雲濃押省咨 明高啓
雪夜宿翰林呈危宋二院長詩曰偶伴王摩詰寒宵宿
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
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程敏政玉堂散直圖詩
曰金殿當頭玉堂署十二朱廊隱宮樹衣冠濟濟堂中
人猶似前時起居注門下斜連金水河石橋五壘橫蛟
鼉叩閣不許外人到挾冊時見諸王過奎文上應圖書

府插架連籤照今古同遊恐是十洲仙下界紛紛半塵
土邇來新詔開中堂儲才暇訓何洋洋日令三館坐羣
彥應制往往催詩章從容退食龍樓外松下傳餐解簪
帶光祿之酒大宮羊終歲天厨有佳饗宮壺卓午漏未
央旭日半下城西牆出門跨馬一分手緩步不知歸路
長 岳正禁窓引燭詩曰禁城傑直已昏黃忽訝鑿輿
到玉堂直欲踉蹌趨几席其如顛倒著衣裳當窓蓮炬
分紅燄滿室蘭煤散煖香已喜恩光耀今古况將經術
侍君王 徐應聘瀛洲亭新池得雨詩曰祕閣清宵近
蘭泉曲沼開宿煙生暮雨新水長秋苔地向蓬萊近波

分太液來憑軒多爽氣疑在白雲隈 曾榮新館內直
詩曰華館深沉直禁闈彩雲丹碧煥翬飛上林萬樹連
西掖北極諸星拱太微繞硯龍香裁詔罷隔簾鶯語退
朝歸應知幾度青綾夜月轉金莖露滿衣 文徵明翰
林齋宿詩曰春星爛熳紫微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
隔花銀箭永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宵柝霜圍屋想見
郊裡月滿壇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金鑿 又
內直有感詩曰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祕書郎退
朝每傍花枝入瀑直遙聞刺漏長鈴索蕭閒青瑣靜詞
頭爛熳紫泥香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增賦陳敬宗北京賦有曰其左則有石渠天祿之閣金
馬玉堂之署濟濟逢掖莪莪章甫講說六經之言談論
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笙鏞乎
治道黼黻乎皇度

增箴明宣宗翰林院箴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
用愈密而重策命所書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
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
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
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於乎
外必存大公罔役於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

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增表宋蘇子瞻謝宣召入院表曰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清事祕要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旣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再宣召入院表曰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

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 又真西山謝宣召入院表曰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庭亦赤墀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

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勿競慙
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
再命竟許循牆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
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
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
玷久虛之選幾成三日之榮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
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擯任賢
之要則所自期

增狀啓宋洪邁謝宣召入院狀曰王言出綉從霄漢以
來宣君命在門聳里閭而改觀光生圭華榮動簪纓念

臣文習卑凡學尤底滯久汙甘泉之橐從再聞長樂之
鐘聲披雲覩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閣道通丹地忽驟覩
於仙晨共誇稽古之榮實啓臨深之懼 陳質窓賀樓
內翰啓曰孚號龍庭躋榮輦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
室之思內相今得敬輿再覩興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
伸着某官道派羲黃學源周孔筆端精爽噓元氣以翕
三光胸次冲融渾太虛而涵萬象爰維舊德首畀新除
七寶牀中不覺踵謫仙之榮遇八磚道上豈徒揜學士
之前聞要令天下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泣於漢制
又洪平齋賀黃尚書除內翰啓曰冠班憲部演誥鑿

坡丹筆參平舊識珮聲之鳴玉朱衣引對新催燭影之
搖金綸綉一傳簪紳胥忭某官名高晁董器重臯夔文
章爲一代所宗獨全三光五嶽之氣學問自六經而出
不數諸子百家之書忽逢天日之明復見岫雲之出趣
正爽鳩之位仍趨金馬之廬花煖步磚柳迷歸院妙寫
坦明之制還追渾噩之風得禁中頗牧於方來置柱後
惠文於不用遡紫霄而直上方枕斗魁指黃閣以平登
即成霖雨 又周平園賀洪內翰兼吏書啓曰進儀內
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絲綯而承駉問晨趨玉筍曳
革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兩

命切以翰林逼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
自昔法天而分職於今弄印以掄材繫國名儒膺時遴
選旣兼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

權記序唐韋處厚翰林院廳壁記曰魏晉以後復典綜
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
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
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則劉懿之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秉
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召入未列祕署元
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
輩待詔翰林厥後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

術數工藝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
出車之詔霈洽天壤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
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之略謀謨帷幄之秘
陰陽造化嘉猷密勿萌制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歸
元后而德播興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采者孰究
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
十有二焉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焉近日丞
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
缺折棹撓建中以來簡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
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

第士之遊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
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身匿跡其能脫乎漢時始建尚
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居錦帳食
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登玉清翔
紫霄豈蓬山瀛洲而足喻乎處厚職參侍讀通籍近署
紀述之事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 明周
子義重修翰林院記曰長安門之左厥基南峙厥向北
拱者其位置也門之內為儀門為堂為後堂堂之左右
為二廳後堂之左右為二室學士諸寮之所登而依也
堂之兩廂有齋若干楹庶吉士之所居而習也堂之後

為敬一亭宸碑峙焉羣屬之所瞻而仰也亭之左為先師堂羣屬之所禮而拜也

翰林學士承旨一

增文獻通考曰翰林承旨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內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扆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後唐天成三年敕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著者為之 續文

獻通考曰遼翰林院有學士承旨金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內帶知制誥元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明洪武二年定翰林官制承旨正三品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二

唐書曰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又曰沈傳師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 又曰韋澳為承旨與同僚蕭寘為

宣宗器遇名見詢訪時事每有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
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劄方敢施行遲留至旦
必論其可否 又曰穆宗以杜元穎多識朝章拜為中
書舍人學士承旨 又曰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
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潛確類書
曰唐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
花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
日可見乎 孔帖曰杜審權入翰林遷學士承旨居翰
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 五代史曰同光中賜承旨盧
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詩曰視草

北來唐學士擁旌西去漢將軍 宋張方平傳曰方平
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
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詰無以加也 元史
列傳曰王鶚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金主
遷蔡蔡陷世祖在籓邸遣使聘鶚及即位首授翰林學
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不忽木拜翰林學
士承旨帝獵林徹里等劾奏桑哥狀帝召問不忽木具
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欲用不忽木為丞相固辭
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
也 又曰張孔孫至元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孔孫

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
立朝謹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又曰王構少穎
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謚
冊之文皆所裁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薦引寒士
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終翰林學士承旨 又
曰耶律希亮武宗時以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
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
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 又曰王思廉至元中爲翰林
待制進續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
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仁宗朝以翰林

學士承旨致仕 又曰李孟皇慶中爲翰林學士承旨
帝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
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
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
得真才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又曰阿隣帖木兒
善國書多聞識歷事累朝遷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以
舊學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
翻譯諸經紀錄故實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
又曰趙孟頫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
而不名常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皆人

所不及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家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 又曰姚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時高麗潘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惟以貨利為重我能輕之使知天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 又曰張起巖拜翰林學士承旨詔修遼金宋三史充總裁官起巖熟於金源典

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 又曰歐陽元延祐二年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訓誥多出元手金縢上尊之賜幾無虛歲 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帝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詹同傳曰同初名書仕明賜名同擢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序其集謂其酒酣可熱捉筆四顧文氣綢繆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 張

以寧傳曰以寧元至正中官翰林學士承旨仕明為侍講學士使安南凡三往卒年七十以寧貫穿經史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傳辯疑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寓舍明年春書成踰月病革作自挽詩而逝

翰林學士承旨三

增 廷老

院長

鄭綱為內廷之老首定大計下詳承旨二

賦大言 試

敬器

蘇易簡易簡因作撥大言賦以獻賜學士承旨言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敬器大言曰聞卿所玩非敬器邪易簡曰然乃進曰目中則易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及如始以固萬世之業

多識朝章 獨承密命

上詳承旨二 通典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承旨者多為宰相焉 閣下生麻 窓間引燭 山堂肆鄭珪為承旨與李愚同在翰林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將入相矣蓋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果拜相

草立儲制

送光院錢

風禁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洵懼名鄭綱草立儲制綱弱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細之力也

居一品上

繼九相後 唐故事

翰林學士承旨四

詩宋太宗賜蘇易簡詩曰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設官部 翰林學士承旨 學士承旨

宋祁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
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最上頭

表宋蘇子瞻翰林承旨謝表曰翰墨之林號稱內相
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
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佞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
其人而况金鑿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
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周必大謝吏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承旨謝表曰頻年入侍特塵清近之班兩職
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責服章於朽質被舊策於名駒異
渥鼎來危東震惕臣伏聞漢以尚書爲喉舌唐以翰苑

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鑿之邃頗牧
在中凡預遷掄已爲要劇矧疊膺於章組足增耀於簪
紳

奏周必大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曰
吏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
非望實之交平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繇力薄材事
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選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
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或預於討論
翰苑重遊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餅壘之量方隆天地
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聞而劇旣

難強於精神宜退而遷亦懼招於議論思道貪饕之誚
寧甘逋慢之誅

傳記唐元稹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曰舊制學士無得
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旋次以官為上下
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綯為
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
廟輒得乘厖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
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直上禁中
以候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
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焉

淵鑑類函卷七十一

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正廷觀之際各趨本列暨貞元元年九月始別敕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列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辯近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與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於斯矣興元

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語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遺物議是之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事未行而帝崩梁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為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為之

前朝因金鑾殿以為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為學士者稱

金鑾以美之今以後唐同光初又置護金鑾書制學士

金鑾為名非典也以趙鳳為之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

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
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
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
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學士院周顯
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
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
起居世宗欲朝夕賜見訪以時事故
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
直院學士俱缺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凡奏事用榜
子關白三省樞密院用詔報不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
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敕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

中始命佩魚自蒲宗孟始也凡執政議事則繫鞋蓋與
侍從異禮也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
例修為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
靖康元年吳玠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
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
者為之缺員則以他官兼直院或權直自國初至行官
制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
不改乾道九年崔惇詩初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
淳熙五年惇詩再入院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
掌制誥之地更為學士院權直後復為翰林權直然亦

互除二員紹興間常除權與正官至三人按唐之所謂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廷觀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所謂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或事或一遷而為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賦如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甚者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真為學士者職始貴顯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遼金元明官制俱詳翰林院總裁

翰林學士二

增孔帖曰唐劉禕之遷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開元遺事曰姚

崇為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泥濘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谷又曰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白遂取而書其受眷如此 唐書曰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逮成皆思蓋事情他學士閣筆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又曰德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為學士章貫之以為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又曰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

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孔帖曰李絳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與崔羣錢徽韋洪
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障便坐
又曰絳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
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橐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
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
若上犯睚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
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於卿知之矣
又曰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賴
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 崔羣遷翰林學士數

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
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
則他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聽 又曰錢徽為翰林
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徽從容言
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
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
諫而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母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
守謙為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可益耶
銜之 又曰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初歲滿當遷帝以資
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

北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冊府元龜曰裴垪元和中
在翰林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垪
垪小心敬畏甚稱上意 孔帖曰王涯再為翰林學士
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温麗多所橐定帝以其
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
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職方
員外知制誥善於箋表每一詞成眾立傳寫憲宗聞其
名召見擢為翰林學士 孔帖曰段文昌為翰林學士
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
率至夕乃出 又曰韋温為翰林學士先是父綬在禁

庭積憂病廢故戒温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
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温用亂命益所以為孝帝
意釋換知制誥 又曰李德裕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
帝為太子時已聞其父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後凡號令
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 冊府元龜曰韋
處厚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畋
遊及晏起帝深感其言賜錦彩一百疋銀器四事 孔
帖曰韋表微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學
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後與處
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隨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隨

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事文類聚曰寶曆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
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我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鄭覃爲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
於太液亭召覃已下對賜之錦綵又曰柳公權爲翰
林學士文宗常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
吾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
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
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唐書曰公權爲翰林學士上常
夜召對於亭燭窮而語未竟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又曰劉瑑字子京始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
帝視案上曆謂瑑曰爲朕擇一今日瑑跪曰某日良帝
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又曰畢誠爲翰林學士党項羌
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
在吾禁中即用誠守西河又曰陸扆爲翰林學士工
文辭敏速若注射然昭宗常作金鑿賦命學士和宸先
成帝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元能作內庭文書今得
卿斯文不墜矣又曰北廳前堦有花甌道冬中以日
影及五甌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甌乃至衆呼
爲八甌學士孔帖曰鄭畋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

會討徐州賊龐勳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機要當時推之 又曰崔棹為學士常草制為宰相 桑維翰所改棹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 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 唐書曰趙光逢為學士 光喬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 紀纂淵海曰李琪 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梁時果為翰林學士 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無倫 又曰姚洎為學士梁 祖澗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 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又曰偽蜀辛 寅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宋乾德元年實儀為翰林學士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金坡遺事曰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 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 言 行錄曰錢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常草賜趙保忠 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吾意 王 旦傳曰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宰相器常奏事下 殿真宗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言行錄曰 王禹偁在翰林真宗暇日召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 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

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軫慮上曰卿愛朕之深者翰苑新書曰楊億為學士真宗賜以詩曰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李迪傳曰迪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採取之曰不意頗牧復在我禁中事文類聚曰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罕曾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宋實錄曰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雙日至晚方下直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合璧事類

曰錢惟演云希白於予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參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山堂肆考曰章得象為翰林學士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間而器之朝野雜記曰曾肇字子開為學士上命其兄魯公相肇適視草禁中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又曰熙寧初韓絳拜相其弟維在翰苑神宗前期預令草制維懇辭兄弟之嫌得請元史列傳曰高智耀世祖朝拜翰林學士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

史臺用其議也 又曰高鳴爲翰林學士每以敢言被
上知常入內值大風雪帝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
問可也賜大宮酒肉慰勞之 又曰李治字仁卿登進
士第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學問優贍潛
德不曜久欲一見其勿他辭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
職 又曰闔復爲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
具草以進帝稱善一日召至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
政事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
存謙讓是也勿強之 又曰元明善延祐中翰林學士
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

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 又曰吳澄英宗朝遷翰林學
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
上都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誠盛舉也若
用以追薦臣所未知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澄所居
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又
曰朶爾直班至正元年除翰林學士知經筵事是時康
里夔夔以學士承旨亦在經筵敷陳經義朶爾直班則
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時
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莫敢望之已益
倦馬上業進學士承旨宋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

陶安傳曰太祖渡江安首率父老以迎敷陳大業力贊
攻取國初置翰林院首擢爲學士御製門帖賜之曰國
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王禕傳曰禕元季
覩時政衰敝走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巖山中明太祖
徵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帝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
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
元史與濂同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
死贈翰林學士 解縉傳曰縉洪武中選庶吉士太祖
極愛之每待書至親爲持硯永樂中進翰林學士縉生
而穎絕未能言即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

及年十九舉進士倚待輒數萬言未常起稿善爲狂草
揮灑如雨風才名烜赫傾動海內 吾學編曰劉三吾
洪武中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
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典故紀聞曰仁宗建弘文
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
王璉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
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
此封識進 玉堂叢語曰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
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錢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
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 倪謙傳曰謙生有奇質

日光如電體有四乳正統四年進士一甲第三人歷編
修至學士與子岳同入史局名臣紀曰呂原天順初
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
曰行為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及原列上石曹罪
狀蕪史曰內書堂教授讀書自學士陳山始以後詞
臣任之奉旨收入宮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
內書堂讀書每學生一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桂香以為
束修

翰林學士三

增北門 東頭 上詳學士二 唐熊望傳敬宗喜為歌
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棲楚薦

熊望 五相 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
士與李德裕元稹同 却馬 佩魚 山堂肆考曰宋王
在禁署時稱三俊 遷制 送馬 五十四匹潤筆馬備却
林學上常草李繼遷制 送馬 五十四匹潤筆馬備却
之及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調馬備禹稱愛其儒雅乃
別為買馬 匹或言其買馬 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
遷五十匹顧肯虧此價哉 又曰蒲宗孟為翰林學士
神宗曰學上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 登瀛洲 置金
鑿 唐書曰太宗初作文苑學士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
禮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李太白集序曰白召見奏
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鑿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
草詔語無 七寶座 八花 輒 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
人知者 尺名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升座 蓬池 繪
張九齡論辨風生首登此座 蓬池 繪 天寒鄧水醪唐學
碧山魚 新書李白詩荷靜蓬池 繪 夏至灑水及酒以

酒味濃和冰而飲蓋禁中有郢水銀花榜金蓮燭

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榜風撼引繩鈴便殿曰先帝每誦御

宋章必曰奇才奇才因命五鳳飛雙鵲噪山堂肆

坐賜茶撤金蓮燭送歸院五鳳飛雙鵲噪山堂肆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翰林

學士承旨尾蒙贈之詩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

尚書李為參政宋為貯之內庭候於門外李劉禹錫

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釋

筆硯而擿化權者十八九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裴

均同直相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

翰兩不相知均盡紙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

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

門外禁署之父子並命兄弟對掌並詳學畢誠

盛未之有也楊億乞郡上詳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

論邊

士有允郡表口虛奈甘泉之從臣終口誦圖讚囊

作若放之餒鬼自後學上得判他局口誦圖讚囊

置兵數缺無能知者又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讚口誦不

失一學士下捺紙繼燭取帕求詩山堂肆學士曰宋

王珪仁宗時為學士直中秋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漏

三鼓令言嬪各取領中袞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

之略不亭駁一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

取頭上珠花一系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宴

掖歸院命取金蓮燭天子請客執麻以泣推觚而行

山堂肆考曰吳越王錢鏐遣判官問道入貢梁主嘉之

以為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

林學士竇夢貞執麻以泣坐貶又曰宋梅詢為學士

於日中欠伸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階而行見一老卒臥

曰識字乎對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陶穀索分

曾肇引嫌入見將前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

設官部翰林學士

榜程不進太祖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

已束帶穀遂趨入又曰宋哲宗元符中曾布既相其

弟翰林華引特出異恩未即真拜李昉燕會詩序

特出異恩詳總載二山堂肆考曰宋李昉入直翰林

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

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詞學優長姿儀灑

真拜若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麟之高宗朝直學士院

落上詳學士二言行錄曰周麟之者意神仙人

姿儀灑灑落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筍望之者意神仙人

易簡答書益公撰記易簡賜以酒又賜之詩曰君

臣千載會答曰忠孝一生心上喜盡以酒又賜之詩曰君

命書之上有博美之稱又必大召見歸至玉堂上御書

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後進皇朝文錫序上口鄉之文在

庭莫及真肅膺鳳檢進直螭扉如兩漢制誥

識三代事跡長編治平四年以可馬光為翰林學士

光辭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

也言行錄恭崇禮章思學問由唐虞三代以暨宋朝

君臣事跡如指諸掌十每曰崇禮之文典而有體真學

也七寶牀中踵謫仙之榮遇八馱道上掩學士之

前聞紅藥翻階風動判花之筆金蓮照處人歸視

草之臺撰詔草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機務發德音

如時雨必韋公乃福生人俱翰苑新書

翰林學士四

增作明河篇宋之問傳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

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述作出其手翰苑新書曰

根有口過耳宋終身慙憤述作出其手張說朝廷大

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為必使視草帝寶牀

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

賜食山堂肆考曰明皇召見李白如見綺皓遺事

設字部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

口李白布衣知名明皇下詔召賜女婿天中記曰張
 就金馬門降帶下如見綺皓賜女婿均說子也以
 主婿元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常賜
 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常以所賜示均均
 戲謂曰天子賜學士也進新樂章
 堦非沈香亭謂左右曰對名花賞如子豈可用舊樂急
 皇在沈香亭謂左右曰對名花賞如子豈可用舊樂急
 就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一章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召對移院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賜賚無所不至又常
 德宗雅尚文學每幸學士院顧問賜賚無所不至又常
 名對下堂移院於金粟殿對御起草詩賦唱和或旬日
 不出繒纊特賜山堂肆考唐德宗幸金粟殿院問學士
 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假光宅里
 耳遂特賜繒纊令為寒衣假光宅里
 之詞劉禹錫處厚集序曰處厚木為近臣所著皆文
 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

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規諷時事明府元龜曰唐白居易
 莊命將之語昭而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
 時事流聞禁中上悅充翰林書詔學士從
 之命為翰林學士充翰林書詔學士從
 幸未央宮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賜衣久
 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曰前奉賀上曰卿可賀
 我以詩歸身思何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猶戰今年
 年未得歸身思何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猶戰今年
 兄弟相繼職休烈子益肅擇笏賜絳山堂肆
 絳初入院憲宗座主同任翰林苑新書李韓為翰林學
 親擇笏以賜之座主同任翰林苑新書李韓為翰林學
 制命開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讀金
 鑑錄唐人書令狐絢本傳云入翰林為學士宅夜召與論
 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為我舉其要絢語
 福任不肖釋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天下之
 山池曲宴和詩什公卿出鎮亦賦詩錢行時論以大中
 設官部翰林學士

之政有貞觀風座主辱門生事文類聚云封敖之子舜卿開
 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
 敝託致雍秉筆當時論者以為座主辱門生困龍鳳
 燭使中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
 淚尚新中香猶鬱有老僕泣然而泣曰公為學士日常
 藏之自西京內殿深夜方還當時皆宮妓乘燭以送公悉
 南還十不存二三矣學士兩人續翰林志曰後唐
 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馮道笏記云天下
 蜀郡賦山堂肆考曰梁高南漢時仕至翰林學士常獻
 郡丁賦從之郡人主文同為翰林學士蘇易簡登
 後七年立祠祀焉宋贈詩云昔日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
 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陽文
 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

一時又物為卿潤色為卿潤色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為翰林學
 之盛也筆親竄數字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非他官比化四年
 職清切貴重非他官比朕常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
 令設之好長者好長者言行錄晁迥遷翰林學士真宗稱為
 褒得代當時楊劉當時楊劉事略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
 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步入掖門乘馬入宮門天
 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永叔輩始時特賜出身翰林
 號步行為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翰林學士
 曰韓維以賜出身除翰林學士宋朝不由科第除者惟
 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宋朝不由科第除者惟
 此二夢同禁林夢同禁林大中記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
 禁林厚之素無兄弟疑此夢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告之異
 同時先後入院若韓維鄭繹鄭絳楊繪并厚之名終五

翰林學士

人名皆從之始薦文學行誼之士樓攻媿集曰王淮

擇文學行誼之士皆被擢用視草甚勞合辭事類曰

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擢用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

不草都知制知郭懷敏勢宋胡宿以學士和州都監名復

故職宿封還眼赤腰黃翰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朱

詞頭不草制眼赤腰黃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

館閣望為學士詩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金故世傳

兩府詩眼赤何時醉賦學士歌翰林學士帝常強濂

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翰林學士五
增詩唐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詩曰翰林逼華蓋鯨力

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

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

青白居易詩曰何處春深好春來學士家鳳書裁五

色馬鬣剪三花蘇魏公玉堂即事詩曰暮名從容對

玉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郢醪獨賜尊常滿龍燭初燃淚

有香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百官班裏聽

恩制爭誦雄文出未央李商隱寄令狐學士詩曰祕

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從

獵陳倉獲寶鷄曉飲豈知金掌迴夜吟應訝玉繩低鈞

天雖許人間聽閭闔門多夢自迷盧肇喜楊舍人入

翰林詩曰御筆親批翰長銜夜開金殿送瑤緘平明玉
案臨宣室已見龍光出傳巖 劉得仁上翰林丁學士
詩曰官自文章重恩因顧問生詞人求作秤天子許和
羹御柳凋霜晚宮泉滴月清直廬寒漏近秋燭白麻成
玉殿移時對金輿數侍行賜衣香未散借馬色難名時
輩何偏羨儒流此最榮終當聞燮理寰海永昇平 鄭
畋夜景詩曰鈴條無響閉珠宮小閣涼添玉藥風枕簟
滿牀明月到自疑身在五雲中 又禁直寄崔貞外詩
曰銀臺樓北藥珠宮夙與人間路不同在省五更春睡
侶早來分夢玉堂中 又金鑿坡南望詩曰玉晨鐘韻

上清虛畫戟祥煙拱帝居極眼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
望中書 韓偓中秋禁直詩曰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
封後獨凭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
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為長門賦未識
君臣際會難 唐彥謙賀李昌時禁苑新命詩曰振鷺
翔鸞集禁闈玉堂珠樹瑩風儀不知新到靈和殿張緒
何如柳一枝 吳融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僚詩曰中
秋月滿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
堪天上九門深明涵太液魚龍定靜鑲圓靈象緯沈目
斷枚臯何處在闌干十二憶登臨 徐夔獻內翰楊侍

郎詩曰窓開青瑣見瑤臺冷拂星辰逼上台丹鳳詔成
中使取白龍香近睨君來欲言温樹三緘口閒賦宮詞
八斗才莫擬吟雲避榮貴廟堂玉鉉待鹽梅 黃滔寄
楊贊圖學士詩曰東堂第一領春風時怪關西小驥慵
華表柱頭還有鶴華歆名下應無龍君恩鳳閣含毫數
詩景珠宮列肆供今日江南駐舟處莫言歸計爲雲峰
宋王珪和王原叔內翰詩曰暮鑰嚴温省宵鈴靜玉
堂銀花無奈萋瑤草又還芳夢久聞仙笛班清犯曉霜
帝閣何所叩一炷祝堯香 張翥王繼學自海南召還
翰林詩曰天上歸來錦作袍幾陪春色醉仙桃銀河有

路惟僊鵲碧海無山不戴鰲 明陸鈇送王學士赴南
京玉堂視篆詩曰玉堂清迥似僊家竹石叢中吏守衙
視篆祇應成故事汲泉還爲浣陳沙琪花夜靜流金液
槐樹春深集乳鴉豈向東山長吏隱北門猶待制黃麻
制唐沈詞行曹確充翰林學士制曰職奉命書選歸
於鴻藻名參侍從任切於端人起居郎曹確秀發人倫
行修儒聞保此全器彰乎令名稽其行能雅副銓擢是
用寵爾良史爲予近臣俾從瑣闥之榮更侍玉堂之奧
皇猷思暢用宣祕密之文清秩不移尚受無私之旨秉
心勿替於直道視草勉高乎訓詞 崔嘏行裴諗司封

郎中依前充職制曰臺郎望美詞苑地高粲列宿之輝
華參起草之宥密自非風儀玉立器宇川停擣揆天之
雄文蘊擲地之清韻則不足以膺我妙選為時美談翰
林學士裴諗襲慶于門騰芳戴席自擢居文囿參侍瑤
墀進對益見其周詳詞旨不離於雅厚是宜仍金鑿之
舊職榮粉署之新恩保乃休光更流芬馥 劉崇望行
崔凝沈文偉並充翰林學士制曰漢代設玉堂內署開
金馬外門得人甚多斯道大振我聞家遺清風人懷恭
德能濟其美者伊凝有之三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墜其
業者伊文偉有之而皆以墨妙詞芬策名試第謙無矜

物敬以適時周旋鳴玉之儀頡頏攀雲之路訪於執事
亦進厥良真我雍容之列所宜有也敬承密命允叶同
時

原 詔宋呂伯恭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詔曰內外演綸
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索之臣疇若禁林之親
密維是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
具官學窮閭奧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
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
藜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閑輔陪遺忘

曾 表蘇子由謝翰林學士宣召表曰翰墨之任始自有

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
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
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
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
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 汪藻謝除翰林學士表曰非
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
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為懼伏以文
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
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
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悞

掣鈴之召

直學士院 權直附

會要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五代
有翰林學士院而無權直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
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 退朝錄曰開寶九年李
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 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
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
合璧事類曰宋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
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內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
時暫兼權直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

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朝
野雜記曰乾道九年以崔端詩為翰林權直崔大雅以
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始議以翰林乃書
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指詞臣也遂改為學士院自是葛
楚輔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為名十六年倪
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 真西山集曰徐鳳字子儀遷
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內命者不在
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 元史列傳
曰虞集泰定中拜翰林直學士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
既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緝本朝典故倣唐

宋會要修經世大典書成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乞假
職不允中丞趙世延乘間為集請假外便醫帝怒曰一
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又曰謝端弱冠與尚書宋本齊
名時號謝宋歷官翰林直學士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
外才俊置其中常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識謝
端 又曰王約拜翰林直學士時高麗王昺年老傳國
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
而諭之曰天地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自知
利寧肯為汝家國計耶昺感泣謝願奉表白雪 明通
紀曰詹同新安人洪武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諭

之曰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即如孔
明出師表何常雕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
過求為

直學士院二

增居禁廷

訪時事

五代史曰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親近與班行而

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起居又曰周世宗詔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憑敗鼓賜團扇學士院時事皆草創事故有是詔
詔書填委而院無心案公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山堂肆考曰宋王藻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不許入貢略云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杜詩紫詒仍兼
縮黃麻似六經十守以賜縉紳榮之
詳盡簡要

溫純典雅

言行錄曰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披閱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說以為寵又曰周文忠公孝宗朝直學士院上諭公卿所進太上皇尊號議溫雅典

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甄之日
紫宸之夾香

案更依五采之雲

翰苑新書

直學士院三

增狀

宋真德秀辭免權直學士院狀曰翰苑之置官傲

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遊簡外廷或以校讐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文之彥惟才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五十載乃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

直學士院

直學士院

直學士院

直學士院

三人實謂至難詎容輕畀况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
誕播於四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
其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
嚴重之體頃從僻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槩鉛猶慙亡
補鼓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倖直之虛負俾謗材以
承乏身雖甚寵誼有當辭

侍讀學士

侍讀併入

增文獻通考曰唐開元三年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
侍讀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
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

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
元為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
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元祐
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文獻通考曰元
翰林院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明翰林講讀學士職專
講讀經史詳總載

侍讀學士二

增東都事略曰宋邢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
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 會要曰天禧
三年以張知白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

士外使自此始也 國史曰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 東都事略曰宋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 元史列傳曰李謙為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常坐便殿飲羣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為朕強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 又曰世祖即位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被留思托言垂後撰述書傳及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

從者皆通於學 明王達傳曰達字達善少孤負力學永樂中遷侍讀學士有盛名與解大紳王孟陽王玉汝輩號東南五才子 吾學編曰唐愚士名之淳山陰人建文二年敕方孝孺等集經史中事為一書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立名為翰林院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同領修書愚士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為文蔚瞻尤長於詩翰

侍讀學士三

不趨黨與 迭處禁密 宋申錫傳實曆二年申錫充侍讀學士在朝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

初用時論以為政觀 高元裕傳曰高少逸代元裕為設官部 附錄卷七十一 侍讀學士

侍讀學士兄弟迭 履行純謹 在朝清介會要曰皇
處禁密時人榮之 侍讀學士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
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下詳不趨黨真注

侍讀學士四

增狀宋真西山辭兼侍讀狀曰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疎頃屬夏秋之交常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廩是慙詎意龍飛首頒驛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疹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前集記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敗之身而輒躋清華之選

侍講學士一

侍講併入

增文獻通考曰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賜有重名舉賜侍講於華光殿中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年始置集賢院侍講學士詳侍宋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元豐官制見侍元明官制並詳
侍講學士二

增職官分紀曰唐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謂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天中記曰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

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山堂肆考曰唐
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
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
之賜錦二百疋 言行錄曰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
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閎深博洽故有此除 元史列傳
曰竇默為翰林侍講學士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
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
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至元十二年默年八
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
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

之 又曰袁桷舉茂才異等大德初闔復程文海等薦
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侍講學士桷在詞林朝廷
制冊勳戚碑銘多出其手 又曰郭貫皇慶初為翰林
侍講學士後陞左丞加集賢院大學士謁告還家屢徵
不起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篆額多出其手 明
方孝孺傳曰孝孺字希直世居臨海洪武召至京除蜀
王府教授獻王師事之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
正學先生建文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靖難時以死殉
王英傳曰英永樂二年選入文淵閣讀書以慎密受
知於帝簡入祕書進機密章奏歷翰林侍講再扈駕北

征帝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又謂之曰凡軍中動靜有聞即密奏朕 王洪傳曰洪八歲能文章稍長才思穎發十八舉進士永樂初入翰林與修大典歷侍講後為同列所排不復進用當時詞林稱四王皆有才名洪與閩人王偁王恭王褒也 周敘傳曰敘江西吉水人永樂中翰林侍講學士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宋三史力疾詮次不少暇 通紀曰陳敬宗永樂進士重修高帝實錄成改翰林侍講十七年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賦 劉球傳曰球永樂進士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王振

矯旨就朝粹繫詔獄斧鑕交下糜爛而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為詩文祭而哭之名祭忠臺 吾學編曰王鏊弘治八年陞侍講學士兼日講鏊學問瞻博有識鑒為文春容爾雅議論快暢試士南宮專尚經術險麗奇衰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鏊有力焉 唐臯傳曰臯正德甲戌狀元授修撰進侍講學士未幾卒臯老場屋暮年始登上第為文下筆立就或求竄易字句伸筆直書不襲一字人咸服其才惜未究其用也

侍講學士三

設官部

治鑑類編卷七十二

侍講學士

三

經術該深

文思贍逸

鄭覃傳文宗時名覃為翰林侍講學士覃於經術諒深淳

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知政事以覃與李德裕厚思其親近遷工部尚書欲推遠之帝雅志向學頗思覃復

名為侍講二上金華箴寫無逸圖馬元為翰林侍

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言行錄曰趙鼎字元

經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廟黃閣故事寫無逸孝

歲二圖上以示宰執於是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

修撰

曾合璧事類曰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

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以宰相位

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人為直館元和宰相裴均

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一判館事未

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廢直館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

二負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

以他官領取最上一負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

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止修撰官及判

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

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

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

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

日曆元豐宮制行國史隸祕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

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祕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

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

以下充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

設官部

制監類約卷七十二

修撰

三

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二十八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官二人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爲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道洪景廬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爲之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修撰三貞明修撰屬翰林掌修國史

修撰二

增續通典曰唐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爲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

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爲諫議宜遷祕書少監 唐韓愈除史館修撰制曰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 韓文魏博先廟碑云臣適執筆隸太史時退之爲史館修撰 晉天福六年詔曰眷言筆削宜屬英髦 東都事略曰宋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所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淳化元年以左司諫梁周翰爲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薦其有良史之才 又曰楊億真宗即位拜右正言修太宗實錄凡八十篇獨成五十六卷 合辟事類曰呂夏卿字縉叔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諒洽與

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 又曰范鎮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論濮安懿王稱號出知陳州 言行錄曰李燾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長編乙覽難周別爲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十年六月對延和殿上曰卿宿德者儒宜在左右任史職 綦崇禮行狀曰崇禮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奏曰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編

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跡參照上悉如所請 言行錄曰范祖禹除諫議大夫充實錄院修撰時申公薨遂就職 職略曰蘇頌以爲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東都事略曰李若谷子淑字獻臣天聖中擢史館修撰 哲宗實錄曰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元史列傳曰中統初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王

洪金卷之十一
三
憚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為翰林修撰治錢穀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 又曰周伯琦以蔭授將仕郎三轉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伯琦為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 明王叔英傳曰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建文初為翰林修撰靖難兵逼江奉詔募兵至廣德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自經而死 吾學編曰叔英為修

撰上資治八策皆援証古今可見行事 張洪傳曰洪永樂初授行人奉使日本洮岷賫詔論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守使職越二十年仁宗召入改翰林修撰年七十餘致仕洪國初老儒貫穿宋人經學歸田之後鄉邦制作咸出其手 又曰謝遷成化進士授修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整並負公輔之望 羅倫傳曰倫成化中除翰林修撰抗疏論李南陽起復落職後召還復為修撰尋以疾辭歸開門教授以注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結茅棲息取給隴畝

客晨至留飯借粟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不以為意
康海傳曰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修撰
正德初逆瑾恨李夢陽繫詔獄必殺之夢陽獄急出片
紙曰對山救我德涵曰我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
瑾瑾大喜德涵盛稱李郎中之文章明日瑾奏上赦李
踰二年瑾敗坐落職 吾學編曰呂柟字仲木高陵人
正德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時逆瑾用事以柟鄉人
欲引柟啗柟驟與卿佐柟遜避不與交瑾憾且中傷柟
會瑾敗得免 楊慎傳曰慎新都人七歲能擬古戰場
文時人傳誦以為淵雲再出正德辛未舉會試第二廷

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中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
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
荒三十餘年卒於戍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
皆盛行於世

修撰三

指事實 裁義類 元和十四年李翱奏曰臣得秉筆

事功詳見史官 元微之行獨孤朗制曰竄定關失裁
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
是非

命程琳 擢李淑 東都事略程琳舉服勤詞學

而起居注闕命琳追修書成 博採眾記 核綜羣籍
遂修起居注 下詳修撰二 博採眾記 中書舍人 秉筆成大

設官部 附錄員約卷二十一 修撰 編修

典

執簡為史官

范杲為史官

編修一

增合辭事類曰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政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明屬翰林院掌與修撰同

編修二

增宋周益公集曰范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東都事略曰劉恕為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字淳甫司馬光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祕書省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常往謁 言行錄曰李燾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 元史列傳曰魏初璠之從孫也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中統中選進讀經史

設官

洪鑑類編卷七十二

編修

三

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即授初爲國史院編修官又曰雷膺年甫弱冠以文學稱中統中用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爲翰林修撰兼國史院編修官李之紹至元中以馬紹李謙薦充史職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稟進燧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又曰虞集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常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擢耳又曰曹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經日成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

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不可無也又曰揭傒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列薦於朝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騰吏牘耳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文宗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明高啓傳曰啓元末隱居吳淞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召入纂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三年帝御闕樓與史官

謝徽俱對時已薄暮擢啓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
陳年少不習國計且孤遠不敢驟膺重任徽亦固辭並
賜內帑白金放還 蘇伯衡傳曰伯衡仕明爲國子學
正擢翰林院編修宋景濂以翰林承旨致仕薦伯衡自
代召至固辭賜文綺遣歸 張宣傳曰宣少負才名洪
武初以考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帝親書其名召
至殿廷即日擢翰林院編修呼爲張家小秀才奉詔歸
娶宋景濂送詩曰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
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通紀曰周述周
孟簡吉水人同胞兄弟永樂二年同榜進士述第二孟

簡第三俱授翰林編修帝曰今日又見大小宋故事也
謝鐸傳曰鐸天順間授編修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
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院課及應答諸
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 通紀
曰張元禎南昌人天順進士爲編修屢建言與時宰議
不合告歸潛心理學名益高 名臣記曰倪岳錢塘人
天順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
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帝喜歷陞侍讀
至學士 章懋傳曰懋成化二年進士入翰林除編修
與莊昶黃仲昭諫內廷張燈杖闕下謫知臨武縣羅倫

亦以論起復謫官時稱翰林四諫 吾學編曰王鏊字
濟之吳人成化進士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
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初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
權勢 又曰崔銑安陽人弘治進士授編修正德初宦
瑾擅權卿佐皆伏謁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
視銑他日諸史官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
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 駱文盛傳曰文盛嘉靖乙
未庶吉士授編修官史局五六年嚴嵩當國儵然自遠
以使事還朝嵩目而誰之即日移疾歸遂不起

檢討一

增合璧事類曰宋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
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為史館檢討紹興九年詔史館見
修徽宗實錄以實錄院為名檢討官無定員近制檢討
官六員嘉定二年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除權侍郎
當陞帶修撰而員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俟
將來有闕日陞帶以從官為檢討官蓋自曾君錫始也

元無明屬翰林院掌同編修 吾學編曰元順初德秀諸
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
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

檢討二

增職官分紀曰宋至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

設官部

增職官分紀卷七十二

檢討

館職 會要曰嘉祐八年監修國史韓琦奏史記日曆未修者積十餘年今將修先朝實錄而日曆未備檢討闕官請以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職詔夏卿維並兼史館檢討 言行錄曰李燾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修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可助修正史詔開實錄院首命公爲檢討官 明王遂傳曰遂少而穎異落筆數千言文不加點洪武末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預修大典洪熙在東宮特深眷注常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居第一解縉次之由是聲名大噪出諸老臣上 王偁傳曰偁字孟陽永

樂中用近臣薦聘至京待以殊禮詔授國史院檢討充大典副總裁解縉序其虛舟集云永樂初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以纂修集闕下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徹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孟陽者不一二見 名臣記曰錢習禮吉水人永樂進士入翰林檢討帝喜習禮鄉人惡習禮者指爲練子寧姻宜坐奸黨楊士奇楊榮間聞帝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帝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况習禮乎習禮感泣自奮勵 陳繼傳曰繼幼孤事母至孝少長從王行俞貞木遊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時初開弘文閣用楊士奇薦即日驛

名授五經博士預修兩朝實錄進檢討特被知遇老而
家居多聞故實德尊行成咸仰為宗工焉 陳獻章傳
曰獻章字公甫正統中舉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隱白沙
成化十八年辟召至京乞歸養母特授翰林檢討自後
屢薦不起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莆田林俊稱其涵養粹
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寫興於風煙
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石瑤傳曰瑤與兄
玠成化二十三年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李長沙
亟稱之曰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庶吉士一

續文獻通考曰明初稱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
吉士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敕監庶吉士永樂二年始
定為翰林庶吉士選進士教養之試而留者二甲編修
三甲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
官 吏部職掌曰宣德九年命庶吉士於翰林院讀書
會典曰教習庶吉士翰林院行戶部給燈油錢兵部
撥皇肆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
順天府給筆墨光祿寺給酒飯
庶吉士二
增吾學編曰王直永樂進士為庶吉士讀中祕書文辭
追古作者名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彭時筆記曰翰林
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其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養數

設官部

附錄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庶吉士

三

年而後除復有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 未軒集曰故事自十月朔日始賜庶吉士酒至四月晦日止歲以為常 吾學編曰鄒智字汝愚成化二十三年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 江暉傳曰暉翰林庶吉士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南巡廷杖幾斃 陳束傳曰束嘉靖乙丑選翰林庶吉士與唐順之王慎中諸人刻勵為古學張桂受上殊寵朝士咸奔走束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投刺馳馬過其門諸

老恨之呼為輕薄小黃毛出之外藩投置五溪蠻夷之地以重困之

翰林院官屬

增 吾學編曰明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十三年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潔帝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 孫賁傳曰賁南海人洪武初為翰林典籍後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謳吟為越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 王恭傳曰恭永樂初以儒士薦

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典籍頃
之投牒歸自號所著書曰白雲樵唱 高棟傳曰棟字
彥恢仕名廷禮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為待詔九年
始陞典籍廷禮流傳篇詠無慮千餘篇選唐詩品彙議
者服其精博 文徵明傳曰徵明初名璧以字行長洲
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
年九十而卒為人孝友愷悌温温恭人致身清華未衰
引退以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寧庶
人以厚幣招謝弗往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
受拜而却其贄曰此國體也 蔡羽傳曰羽字九達吳

縣人其學邃於易為程文以應有司閱四十年不售以
太學赴選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易蔡生
耶奏授翰林院孔目 何良俊傳曰良俊華亭人以歲
貢入胄監授翰林院孔目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沈冗
散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我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
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
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免歸

淵鑑類函卷七十二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七十二

翰林官屬

聖

